

LIN YUNHUA

电影“拍拖”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疫情期间，香港的电影院经历停映再复业，每一个放映厅只能贩卖一半的座位。形成有趣的一种座位安排：怎样坐都是“一对”，犹如全院观众都是“情侣”。

看电影，本来就是“拍拖”的指定活动。先不说承上是“共进晚餐”，接下来是“去喝一杯”，就是在银幕之前，戏院之内，人与人的距离，能在最快的时间被拉近。恐怖片速成身体的靠近，爱情片造就心灵的亲密。然而，随着电影换成是在计算机或手机上看，谈心不如约出来做爱做的事，“拍拖”听上去像恐龙，戏院看起来似侏罗纪公园。

在这样的天空下，人与人渐离渐远，自己的感受，就只有埋藏心底。收收埋埋，结果是，忘了当时的，曾经的，可爱可亲的自己。

“拍拖”的拍，其实也是“拍照”的拍。只是，它是艺术不是技术，因为不同彼拍，此拍不需要相机。一帧“我”的照片，是通过另一个人的记忆被“拍”

了下来。反过来，“他”和“她”的底片，也是“拍”在我的心上。每次回想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，既是翻阅，也是翻新，而没有比一起看过的电影更像情侣的最佳相簿：在一幕幕回忆背后，分不清哪些是他们哪些是我们的悲伤愤怒和欢笑，交织着他们和我们的岁月与人生。

电影，也是一种音乐。把故事当乐章，把影像当音符，看电影，其实可以像听音乐会。

今年初开始彩排舞台版《一一》时，也是尝试从音乐切入，把眼睛变耳朵，把耳朵变眼睛。所以，窍门是“知音”。但知音是极度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要真的听见自己的声音都很难。

什么是心声？心声从哪里发声？如果心跳只是拍子，心的乐句、乐章是谁写的？如果写的人

是自己，我的灵感是哪里来的？我如何才能听见它？跟人分享它？

电影在打动人的时候，是把人的情感世界重新打开，之前忘记的，抑压住的，不愿意面对的一些人一些事，忽然不再遥远，或不用保持刻意的距离。然后才明白，原来一直以来，自己在害怕什么。人总会害怕失去。连未曾得到的也一样害怕，那是失望。出于害怕失去与害怕失望，因而想好好保护自己，情感便成了最直接的关口。当关口被封闭，交流就渺茫了。

好的电影总在提醒我们打开自己的意义。但

愈好的作品，愈不只是拍给眼睛看，因为“看见”只是认知和感受的第一层，要更深入的体会，才可能有机会和那个一直被自己所害怕的“自己”相遇。

如果心声是内在的乐章，悠扬或澎湃，当它经历从深出发到川流不息，一个人的苏醒，自然也能唤起更多人的感受。

在那没有下载、没有手机的

年代，情人给予彼此的时间，就是两颗心变成一颗心。所以，电影院里，“两个头比一个头好”。有这感想，是我在伦敦上二轮电影院消磨的时光太多了，每一家戏院，都有给两个人去看的“拍拖场”。这两个人眼前上映的电影，也是两部安排一场放映完，两场票价只收一场。

原来一部电影与另一部之间，可以让我们找到超乎想象的空间，去聆听自己的心声。一张票价看两部电影的“和电影拍拖”，是自己跟自己的浪漫。因为愿意把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情深款款地付托给自己。但谁知道呢？也许有那样的一个可能：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地点，便会遇上对的人。单身入场，结伴离场。

不知道“和电影拍拖”可会给内地影院恢复营业时，在吸引观众入场上提供什么灵感？

什么是心声？心声从哪里发声？如果心跳只是拍子，心的乐章是谁写的？